



# 武汉新冠肺炎康复患者 这是一份双向的感情

武汉危急时，全国的力量逆行而来守护武汉；现在武汉好了，也是一有机会就回报当初的善意。

□ 记者 | 周洁

**刚**从火车站出站，接记者的网约车司机徐师傅的头像上，标注着“抗疫先锋”的字样。原来去年武汉封城后，徐师傅主动加入了社区保障车队，接送医护人员上下班，直到城市解封。“一开始我挺害怕的，但觉得自己做的是有意义的事，每天跑在无人的马路上，期待着武汉快点好起来。”

徐师傅的家离火神山不远，解封后的这一年，每每开车路过门口，他的心情还是忍不住地沉重。事实上，武汉解封的这一年来，这座城市依然有疫情留下的痕迹，而在曾经被病毒感染的人们心中，这更是一次终身难忘的经历。

## “我还能感到异样的眼光”

在商场里见到黄咏时，她谨慎地看了看周围，然后歉意地告诉记者，这里是她家附近，她担心遇见熟人。去年，黄咏度过了毕生难忘的春节，除夕前几天，她开始发烧，去了小诊所看病。没过几天，她的爱人、儿子和媳妇也相继出现症状，“那段时间家里被沉默笼罩着，我和老公两个人抱头痛哭，不知所措，后来又接受政府的安排，各自到酒店隔离，其实到现在我们也没有搞清楚到底是在哪里感染上的新冠病毒”。

黄咏退休8年了，她和爱人把房子买在了儿子对面，离得近又有各自的独立空间。去年媳妇生下小孙子后，一家人其乐融融，平时儿子开车去上班，那段时间坐了两趟公交车，“可能就是那个时候感染的。”黄咏在接受采访时几度落泪，她不愿意再去回忆，她说那是人生最黑暗的岁月。“这不仅心理的感受，也是目之所及的真实景象——不论是坐着社区的车去医院做检查，还是在酒店往外看，马路上只有红绿灯是有颜色的，

路上只有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，路边的店只露着灰色的卷帘门，满目沧桑，一片凄凉。”

疫情留下的阴影至今还影响着黄咏，以前她喜欢跟朋友们组团出去旅行，但因为曾经感染了新冠，今年好友再来问她要不要报名的时候，她选择了拒绝。“只有很亲密的人才知道我们得过病，其他人我不会告诉他们，小区里有好事者会传，毕竟不能证实。但我们也不想给别人添麻烦，所以这种团队游我们就不去了。”

后来，黄咏得知这个团里另一名游客，因为曾经的确诊史被拒绝参团，这个消息让她既后怕又难过。“很多人不会把歧视放在明面上，但他们的行动上你能发现这确实存在。”黄咏说，她原来在一个地方跳广场舞，人挺多的，后来一个不讳言自己感染过新冠的朋友加入，大家没说什么，但黄咏观察到，愿意跟这个朋友一起活动的人明显减少，“大部分人是用脚投票的”。

她还知道身边的一个朋友，本身没有感染过新冠病毒，但因为害怕被感染，每天生活在恐惧之中，最后被确诊了抑郁症。就像对病毒的恐惧不是他自己能控制的，害怕被贴上“感染者”的标签，也是黄咏最担心的。

尽管如此，黄咏仍然感谢疫情——她的爱人在感染时被检查出早期肺癌，经过治疗，目前已经出院了。“如果不是感染新冠后要做检查，我们肯定不会这么早发现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我们遇到的医生也特别好，当时感染过新冠的患者入院条条框框很多，我们很着急，怕耽误，是医生告诉我们早期肺癌在一两个月里不会有什么进展，我们终于能笃定地睡个好觉。”

黄咏还多次提到了当时各地赴武汉支援的医护人员，她说，如果有机会，她非常愿意邀请医护人员回武汉看看，“愿意尽自己的能力，承担他们在武汉的食宿”。